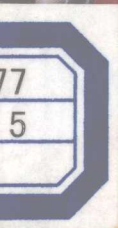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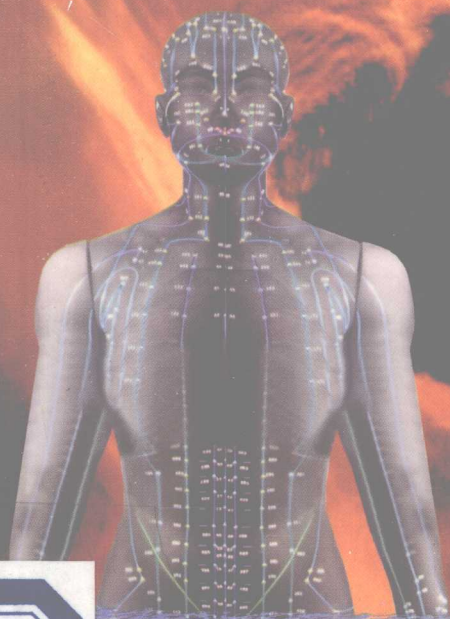


梅开二度

好言 著



大连出版社

梅 开 二 度 红

(科学幻想小说)

好言 著

梅开二度红

好言 著

大连出版社出版

(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邮政编码 116011)

大连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:183 千字 印张:7 $\frac{1}{2}$

印数:1—2000 册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宋 军

责任校对:吴 钧

封面设计:李克峻

版式设计:吴 钧

ISBN 7-80612-675-9/I·100

定价:10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世纪末，著名的医学专家梅思理意外死亡，被一家中外合资科研公司——北新公司于 19 年后即 21 世纪 20 年代，采用最先进的人体脑部嫁接技术，使他获得了新生。故事围绕着他成为一个年轻的姑娘梅丽之后，面对这个曾经熟悉而现在又是十分陌生的世界，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困惑展开。以浪漫主义的手法，描写了未来社会的情景和发生在 25 年以后的故事。

关于 21 世纪生活方式的预测

非传统保健医生将弥补传统医生出诊的不足。针灸医生、自然疗法医生、饮食学家和中药药剂师将变得越来越吃香。

摘自《未来趋势》马利安·萨尔兹曼艾拉·玛塔西亚合著

目录

- 老树新花(1)
- 美的展示(43)
- 遭遇亲人(69)
- 琴瑟初和(103)
- 牛刀再试(126)
- 世纪之吻(183)
- 后记(231)

老树新花

他醒来了，慢慢睁开眼睛。面前一片白茫茫的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逐渐逐渐地，他看清了天花板的边线。

哦，这是一间涂着淡绿色墙壁的病房。屋子里静悄悄的。他想动，但是，感到他的全身被一个软绵绵的东西包裹着。几乎不能随便扭动他的头。

“这里是医院？”他有些明白了。可是，这究竟是哪里？

忽然门开了。一个身体微胖、有些发福的金发女人，身着淡蓝色罩衣，走到他的面前。轻轻地合起手掌，惊叹道：哦，醒了！随着，又有一个黑发中年男子，戴着金丝眼镜，学者模样的人走到他的面前，说：“啊，终于可以打开了。”

这时，金发女人摁了摁身边的一个绿色电钮。一会儿，一位拿着衣服的年轻俊美的小姐，轻轻地走到床前。大概是那个中年男子开动了机关，随着一声轻轻地“喀答”声，卧床发出轻微的嗡嗡声。他感到护着他的身体的东西正在打开，慢慢地像花瓣一样向四周张开。他的前胸露了出来，微微感到一丝凉意。尽管他是医生，但在这些年轻的女人面前赤身露体，他也感觉有些不好意思。当那些花瓣完全张开之后，那个小姐轻轻地把手插到他的肩下，身下的卧具开始倾斜地扬起。随之他也坐了起来。忽然他感到有些异样：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原来他的胸前挺着一对女性的乳房！

再低头看下去，下边竟然是一个女人的下体！

“这怎么……？”他几乎要叫了起来。但是，刚一张口他就被自己的娇滴滴的声音吓住了：这分明是一个女孩儿的声音，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。而看来像是医生的那两位，又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他，完全沉浸在一种得意的成功中：“very good!”、“Beautiful!”

……

看到他的异样的神情，那个金发女人微笑着对中年男人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们快来解释一下吧。”

“你应当感谢我们，是我们救了你。”

那个年轻的护士连忙给“他”披上一件淡粉色的外衣。随着那个金发女人的叙述，他的头脑中开始了这样的回忆。

春节过后，作为一位经络科学方面、特别是神经再植技术方面的专家，他来到北国边城，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微循环理论学术会议。那天会议结束较早，他就来到早就慕名的山城公园。难得他有这样的好心情。因为在学术会上，他的关于人体神经再植理论的论文，得到了与会者一致的好评，他十几年努力，心血没有白费，这使他非常高兴。山城公园方圆 50 公里，是一个独具特色的自然山野园林。在整个中国北方很有名气。公园外接绵亘的群山，景色秀丽气势迷人。内部分为狩猎区、采摘区、攀山区、滑雪区、娱乐区。他选择了采摘区，那里利用人工模仿自然条件，培植了东北人参、朝鲜高丽参、藏红花、灵芝一些名贵植物。虽然是人工培植，但却呈自然分布、自然生长态。采摘者必须有相关的知识，才能不致空手而归。不过，这倒增加了不少采摘者的乐趣。

他记得，从公园管理处出来，他拿着领到的一把石铲，沿着山间小路旁边的指示牌的指引，迤逦前行。榛子、板栗要上树采，灵芝要爬坡，藏红花则要往半山以上的高寒地方。他虽然腿脚灵便，毕竟已经年过半百，所以选择了采参。这里的人参大多生长在漫坡。

一棵粗大的树下，总会有一棵山参。但大多是很小的，有的几乎就是一棵小小的人参苗。他不满足。翻过一个小山坡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再往前是40多度陡坡的小山丘，小山丘的另一边连着公园外边的山谷。远远望去，那里树木丛生，枯藤蔓长。“就到那里去！”他大步向那里走去。正想快点跨过坡去，一个警示牌赫然出现在眼前：“此处岩石松动，游人止步。”岩石松动！他犹豫了一下。再一想，这么多树和草，小心点，哪里就掉下去了？他跨过了那道拦人的铁丝网，小心翼翼地走了几步，觉得没有什么，就开始寻找。寒带的一些植物，在早春的环境里招摇，煞是好看，他细心地观赏起来，慢慢地忘了危险。前边几步，竟有一棵大人参！他连忙加快几步跨过去，只觉得脚下一滑，……

“是我们救了你，请你相信。我们把一切都告诉你。”那个中年男人笑着说，“但是，总不能这样子讲话吧。请穿好衣服，洗洗干净，再到我们这里来。”说完，转过身，和金发女人一起走了出去。

会客大厅里。

“梅丽，这是我们给你起的新名字——当然还需要你同意。我们在无法求得你的同意的情况下，为你做了手术。随之，也给你起了这个名字。”中年男人停了一下说，“现在已经是2023年，自你消失的时候算，已经有19年。而作为梅丽小姐的你，才刚刚出生。”

“是的，”“他”想，“现在，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，原来的我已经面目全非，原来的那个梅思理从世界上已经消失了。我已经是一个叫做梅丽的女人。”这种变性手术过去他听说过，谁知现在竟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。

“我们发现你的时候，那是2003年春节。当时，我们正在那个城市作巡回学术讲演，也曾听了你精彩的报告，非常欣赏你的科研能力。听说你突然失踪，我们也很着急，便随寻找你的人一起上了山。在山城公园紧挨着的山谷里，你被发现的时候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身子已经没有任何一块好地方，幸好你身上携带的资料袋垫在你的

头下，当时的天气还冷，因此你的头基本完好。虽经抢救，也未能保住你的生命。但经检查脑子活着，也只有你的脑子还活着。”

“那时我们是北新公司的研究员。”金发女人解释道。

“北新公司是一家人体生命科学研究所。原来是前苏联的研究机构。苏联解体后，这家研究所的绝大多数人员被中国的一家医疗研究机构接收。这家机构主要是研究人体器官移植的，但当时的设备并不高级，脑神经移植技术也还不过关，只好先把你的头颅速冻起来。”那位中年男子接着说道：

“一直过了 19 年，2022 年，我们听说一家医院有一个由于救人被重伤，抢救无效致死的女子，就及时地把她的躯体定买下来。这样在今年 3 月，我们给你动了这次手术。你真幸运，她还是一个姑娘！”

停了一会儿，中年男子接着说道：“你原来也是大夫，我们讲的你该知道。对于人体嫁接来说，最困难的是人的大脑排异。这次手术是一个人的脑袋——不！实际上只是你的脑子，同另一个人的身体嫁接。而且是异性身体嫁接，难度有多大！20 世纪末，法国曾经有过一次异体嫁接。但只维持了一个多月。我们现在已经是 3 个多月，可以宣布是完全成功。

“当然，你现在也面临着一个心理生理上适应的问题。我们当然知道这次手术的成功，心理的适应是非常重要的，否则也会像 20 世纪法国人一样遭到失败！

“好了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克拉克，Dr . krack。”

“叫他咋拉好了。”金发女人插嘴说。

“这是芭芭拉医生。研究所副所长。今后，她全权负责你的一切。”克拉克接着说。“叫我‘巴黎’好了。”芭芭拉医生原来是个法国人，在莫斯科工作，后来跟随克拉克先生到了中国东北，建立了这个人体研究所。这里是中国人多，许多人说芭芭拉医生的名字太咬嘴，后来还是芭芭拉爽快，让大家索性叫她巴黎好了。自我介绍以

后，芭芭拉拉着梅丽的手接着说，“梅丽小姐，你原来也是个医生，希望能得到你的配合。”

从交谈中，梅丽知道了那个像花瓣一样打开的东西，叫养护器，里面布满了红绿蓝颜色的管线。这套设备，能够使一个植物人，定时、定量地得到足够的营养，并能正常地进行新陈代谢。这是她刚刚度过了最后的一个疗程进入了皮肤养护期的特殊装置。

当梅丽躺在乳白色的大浴缸里，由那位年轻护士给她擦洗全身的时候，一种莫名的兴奋萦绕在她的心头。过去她的一些同事，经常谈起被异性按摩的经历，他们谈得津津有味，而她由于职务养成的刻板习惯，使她也只能听一听、一笑了事。现在，女护士们就在她的身上揉搓。带着各种颜色的药水营养液的痕迹在她的身上留下斑斑点点。女护士先在这些痕迹上，给她点上一种散发着香水味道的酶剂，然后女护士用她们的纤纤玉指转着小圆轻轻地搓。她干得很细心，对每一个污痕，包括每一个起伏、每一个沟壑，都扫剔到了。她细心地工作不说一句话，几乎是聚精会神地全身心的投入，好象是在一块画布上作画，在她的身体上没有着水的地方，抹成一块块彩色斑斓。然后，女护士把水放掉，开动了按摩水流。温温的水流带着浴液的香味扑面而来。只一会儿，梅丽的全身就清洁了。梅丽被女护士们搀扶起来，难为情地不知所措，只是低着头。眼前是一个温馨的肉体，一个她从来没有见识过的软玉温香。

“哦，还可以。”芭芭拉走进来，审视道。刚才的一切，她似乎都能观察到，“开始下一步吧。”

“那是日本箭蓝提取物，用于一周的皮肤养护。之后你的皮肤才能赛凝脂。”芭芭拉微笑着又对梅丽说。

“要爱护我们的皮肤。我们的肉体，不仅是神圣的而且是美的。而在我们的肉体上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皮肤更美丽、更温暖、更芳香、更美妙、更令人着迷的东西。它是我们生命最本质的表现形式，它是对生命的赞美语言。任何衣服、任何手饰、任何化妆品，只有和

它一起存在才有意义。对一个女人来说，它当然就更加重要。”

“这是于丽敏小姐，中医学院高才生。专攻皮肤药理学的。”芭芭拉指着那个高个子的女护士说。

“叫我阿敏好了。以后，我来负责你的皮肤养护。”那个护士小姐笑嘻嘻地说。

说着，阿敏就开始为梅丽做皮肤养护涂抹。这次，是把梅丽扶进一个类似盒子一样的养护器中。一股清新的田野气味在屋子里弥漫开来。梅丽感觉到，养护器的内壁，轻轻地接触她的皮肤，感觉一种汁液正在涂遍全身，然后又慢慢地分开，一股柔和的风在里边吹拂。然后，透过养护器的缝隙排出来。梅丽觉得皮肤非常舒服。只有5分钟，盒子又被慢慢地打开了。

以后每天都要这样涂敷两遍。然后回到给她单设的绣房。同到处都是一片白色、淡蓝、淡绿相比，这里是一派粉色的淡雅温馨。屋子的温度是宜人的，自动调节保持在22~23度。屋子里的灯也都是自动的，伴随着轻曼的音乐自动调节亮度。打开衣柜，各种各样的内衣和睡衣，桃红的、柳绿的、玫瑰紫、蛋青色和海蓝色琳琅满目。宽大的梳妆台上，摆满了装潢高雅的各种颜色液体的小瓶。这种待遇，使梅丽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公主。坐在床上，摸着自己的光洁的脸，短短的头发，忽然梅丽想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子。但是，梳妆台上竟然没有镜子。宽阔的房间里找不到一面镜子！想打开窗子，可是梅丽发现，这间屋子根本没有窗户。

由于一直被一种新奇的感觉支配着，处于一种高度的兴奋之中，以至于在最初的几天中，梅丽没有发现这间屋子竟然没有窗户，后来又发现这里的许多房间都没有窗户！窗户和窗户外的摇曳的树影都是电视屏幕！梅丽是与世隔绝的！虽然早就听说过，国外有许多建筑物没有窗户。可还是止不住吓了一跳：为什么我要住在这样的房间里，他们要拿我干什么？我，今后该怎么办？一个多星期，我每天由人陪伴着做各种养护，饮食起居无一样由我操心。对

我这样一个陌生人，他们这么多的投入，难道说会没有任何回报的吗？将来，他们会不会拿我当作人妖一样让人观赏？

梅丽的心中又不由得涌起一种惆怅和迷惘，头脑中充满着一种被人控制和愚弄的愤恨、憎恶。忽然，她又想起几天前的情景。

那一次她跟随着阿敏小姐去公司的艺林台散心。公司职员正在进行围棋大赛。由于头发还没有长起来，所以梅丽只是随便地戴了一顶小红帽，化了淡妆就出来了。但是，她们一进入艺林台大厅，马上引起门口几张围棋台子上的骚动。

梅丽小姐这样的标致的脸蛋，半透明的皮肤，夸张的胸脯、臀围、腰围，美妙身段的姑娘，不要说是在这个女性很少的科研性公司，就是在演艺界、职业模特队也是罕见的。所以，仅仅几秒钟，从门口到台前，掀起了一股人们离开坐椅的声音。原来是这些远离尘世的男人，这些终日与干燥的数字、单调的实验打交道的知识分子，高雅和矜持都跑到爪哇国里去了。人们站起来，顾不上棋的输赢，争着看梅丽小姐的芳容。有不少人手里还拿着围棋子。前边人凑近了看，后边人跷起脚来看，有些人登上了凳子，大厅里掀起一片噼里啪啦的声音。阿敏和梅丽一时不知所措。特别是梅丽小姐，看着一张张直目瞪眼的脸、陌生的僵化的脸、愣呵呵瞪着看的眼，慌张地不知怎么办才好。左边是脸和眼，右边是眼和脸，前边的人迎着看，后边的人追着看。她前进不得后退不得，她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怎么样来打发这些如痴如狂的男人，她站不是，走也不行，尴尬极了。

职员的成分混杂，既有国内、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、医生和高级管理人员，也有新分配来的大学生，国外派来的实习生，还有一些是做辅助工作的杂工。黑种人、白种人、黄种人都有。人们不管不顾地拥挤着，互相探问着：“这个漂亮的女子是谁？那里来的？”阿敏和梅丽虽然还是若无其事地走，但是梅丽哪里见过这个场面，心里怕得要死，紧张得要命。

正在进不得退不了的尴尬时刻。梅丽忽然听到有人说：“哈！这不就是咱们公司的新产品变性人吗？听说叫什么梅丽小姐的？”

“我们为她作了不少工作哪？以前从来不让我们看哪。这回倒要好好看看啦。”

人们更加拥挤了，只是碍着梅丽、阿敏是两位女士，因此还没有挤到她们身上。远处有个中国小伙子尖叫：“美人，我爱你！”梅丽的脸蛋涨得通红，反而使人群更加拥挤了。阿敏一个劲儿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谢谢啦，I'm sorry。”仍然制止不住涌动的人群，她们好不容易挤到台子广播室门前，阿敏拉开控制室的门，把梅丽让进去。

就在她们喘息未定的时候，两个白人和一个黑人闯进广播室里来，其中一个白人进来就介绍那个黑人，说他是著名球星鲁里的干儿子，他很有钱。那个黑人青年也点着头用中文说：“我一很一有一钱。我一好一喜一欢一你。我一爱一你。”这个黑人青年每说一句“我爱你”就摊开手，做出一个似乎就要拥抱的姿势。这简直把梅丽吓晕了。她突然大叫一声，把那3个青年吓走了。

回到自己的卧室里，梅丽又想起那个黑人青年迫不及待总要拥抱亲吻的样子，心里烦透了。觉得这里到处都是个深不可测的陷阱。烦乱之中，梅丽又想起来自己的从前，自己的亲人，妻子、孩子。自己离开他们有20个年头了。妻子王丽云不知还在不在。如果活着的话，已经是古稀之年。自己这个女儿身的样子，怎么和她相见。况且，自己在这里，完全要听从别人的摆布，可以说是前途未卜。一时间反反覆覆，心乱如麻。自己该怎么办，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。芭芭拉她们对我现在看来还好，以后哪？

梅丽想，是的，萍水相逢，他们凭什么对我好哪？这两个外国佬！我要立刻找到他们，要他们对我说清楚！于是她拼命地按响了电铃。

“小姐，需要什么吗？”阿敏和另一个护士赶忙进来说。

“什么也不需要。我需要出去。”梅丽涨红了脸说。

“这……梅丽小姐。”

“我要见芭芭拉医生。”

“实在对不起，梅丽小姐。”

“不要说什么对不起、对不起的。我要见芭芭拉医生！”梅丽跺着脚说。

“可是，她正在开会。她关照过要是你闷了就给你找本杂志看，梅丽小姐。”

“怎么，我想，我想出去一下都不能满足，难道，难道这就是你们为我服务的基本原则吗？”

“可是，可是，梅丽小姐，……如果如果是其他的方面，比如，……”

“也别说什么其他的方面，就是现在我要出去！”

“可是，这个……”阿敏为难地转过头去看了看另一个护士，那个护士小姐也只是为难地摇了摇头。

“倒是能不能出去？……为什么不能出去？”

梅丽说要出去，两个护士就张口结舌。但，也不回答能不能出去，为什么不能出去。

看来，今天从这个护士嘴里也不会得到什么。反正是不能出去，梅丽说了多次也是不行，那就只好等芭芭拉医生来时直接问她。

第二天，芭芭拉医生还没有回来。大概是听说梅丽在闹情绪，一大早，克拉克先生倒赶来了。梅丽还没有起床，他就在厅里等候。经阿敏几次催促，梅丽才简单地梳洗了一下，来会见克拉克先生。

“你好，梅丽小姐！委屈你了。实在对不起。I,am 实在 sorry。你过去也是男人。看在我们过去同是男人的份上，我们可以以老朋友的身份谈一谈。当然，我们可以平等的交换意见。”

梅丽没有说话，只是盯着这个神秘的同行。

“我们是朋友，我们能够那样吗？我是芭芭拉小姐的老师。是

医疗心理学家。但现在我是她的助手，协助她准备你的心理训练。现在你仍然没有摆脱男人的角色意识，身体是女人的，心理是男人的。这种二元结构，会障碍你的心理健康成长。可是，现在你还不能开始心理训练。还有一个角色适应问题，就是说必须先进入角色。你的皮肤、头发、性器官都还没有进入女性的最佳状态。这是心理训练的外部条件。而且，作为心理训练的主要教材——《女性学》还没有准备出来。这是我的责任。也是由于你的这次手术意外的成功，使我们预定的计划提前了。梅丽，老朋友，请原谅我们。不过很快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”

“那么为什么要对我进行女性训练？是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要进行这些女性训练呢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难道你还不明白你自己的特殊情况吗？你已经是一个女性了，但是缺乏女性心理，包括女性生活习惯。进行训练，对你以后有好处。请相信我们。你想，我们这些天那里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哪？我们那里不够朋友？”

梅丽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。还能说什么呢？她以前也是医生，而且是一个领导干部，一个受人尊敬的医学院士，老大夫。这点理解应该做得到。

克拉克看出了她的无可奈何，又说道：“放心吧，小妹妹。你现在是如花的年龄，人生的幸福和快乐等待着你，前程似锦。你如果能配合我们，我们就会满足你的一切合理要求。我真羡慕死你了。我们无非是取得一个科研成果。而你是直接享受一种从未有过的美好生活的受惠人。”

停了一会儿，克拉克又说：“现在，你还不能离开。因为你还没有合法的身份。这一点，还需要我们努力吧？梅丽小姐，啊？”

克拉克先生几次都把梅丽说成美丽小姐。让人忍俊不禁，那两个护士已经吃吃地笑起来。

梅丽摸着自己短短的头发，心里想，的确，现在离不开他们。她

算什么,男的女的?她还不能接受法律保护,只能接受他们的安排。想到这里,梅丽也无可奈何地笑了。

“我怎么适应女性角色呢?”

“认识、接触女性的一切,包括你的身体,生活上要从不习惯到习惯。”

芭芭拉医生开会回来后,立即到梅丽这里问候。责怪梅丽怎么不信任她这个大姐姐。还给梅丽带了一些新的杂志和书籍。告诉梅丽先看些书,耐心地培养自己温柔的习惯,这样才像一个好姑娘。梅丽看到其中许多是时装杂志,包括首饰、化妆、美容养护等方面的详细介绍。

芭芭拉亲切地对梅丽说:“你会在这些书中读到,男人是世界的内容、实质,女人是世界的形式。这样说不完全对,但也有一定道理。世界的确因为我们女人存在而美丽。美是我们女人的特有的权利。因此美丽的女人被人观赏,成为最高级的审美对象,用一句哲人的话说是‘人的本质的对象化’。这是我们女人的骄傲和幸福。比如说‘美人’这个词,特指的是美丽的女人,而不是说漂亮的男士。只有人才有审美能力。再美的动物,它的美丽只不过是本能的表现。美人是我们这个世界进步的产物,我们仅仅是为生存而斗争的时候,是无所谓美不美的。世界因为我们存在而美,我们的美给别人带来愉快,这就是别人不能代替的价值。我说的这些,不知你懂不懂?”

“所以我们女人要使自己更美。”听着这些话,梅丽感到兴奋、激动伴随着新奇,虽然还是生活在原来的世界上,但是又觉得她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上。她觉得自己必须抓紧时间学习。她相信自己不会比别人差。过去,无论干什么,她从来不落人后。现在,她也必须学习料理自己的一切,学会像一个真正的女孩子一样生活。性别的变异使梅丽觉得一切她都不懂了,她不再是那个随便说任何一句话都不会被人轻视的医学权威,而是一个穿衣、梳头、打